

墨之紀年

黃台陽 2025/12/31

在所製器物上刊出製作年分，起源甚早。不少製於春秋戰國時的兵器、與秦漢的磚瓦上，都昭然可見。而墨的起始，就算晚於兵器、磚瓦，也相差不遠。是否同樣、很早就在其上出現紀年的字樣？

很遺憾，可能因為墨在早年是消耗品之故，沒人在乎它的製作年分，以致在墨上出現的時間極晚。已知最早紀年的墨，是由古書得知？還是有實物可見？它製於何年？以及如何表達？

古書中最早刊出紀年的墨，製於唐高宗永徽二年（651）。依據宋代何薳的《春渚記聞》，他在友人家看到模寫「永徽二年鎮庫墨」的巨墨，重二斤多，墨質堅硬如玉石。（註一。按：唐代一斤約596克。）永徽是唐高宗的第一個年號，距今將近1400年。可惜何薳沒描述該墨的外觀，故雖知其重，卻難聯想其他。

所幸另有一錠唐代所製，紀年相近的墨存世。但很遺憾，它並非國內博物館所收藏。要想一睹其美，得等到它展出時，飛出國門一窺。

唐墨 — 開元四年丙辰秋作

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，收藏早年日本皇室的寶物。正倉，指存儲珍貴事物的倉庫，在古代日本的大寺院和中央官府內，都曾設置。所以就稱正倉院。唐玄宗開元十六年（728），日本聖武天皇（724～749年在位）令造的東大寺落成，所附正倉院歷經千餘年，是眾多正倉院裡唯一保存下來的。聖

武駕崩後，皇后將宮中的珍寶獻入東大寺，為他祈求冥福。此後院藏日增，許多都來自大唐，稱為「唐物」。有錠墨赫然在焉。根據墨上所題，它製於唐高宗之孫、唐玄宗的開元四年（716）！

該墨呈舟形，一面題銘：「開元四年丙辰秋作貞□□□□」，另面則題「華烟飛龍鳳 皇極貞家墨」。（簡稱貞家墨，圖一）由開元這個年號，擺明了它是唐墨。只是為何會被收藏在正倉院？



圖一 貞家墨及其拓片。舟形，面寫「華烟飛龍鳳皇極貞家墨」，背「開元四年丙辰秋作貞□□□□」，長寬厚29.6x5.0x1.9公分。（註二）

此墨長 29.6公分，等同唐代的一尺，即使今日也少見如此大者。這還是在將近1300年水分散發後的尺寸，原先可能更大、更氣派。鑒於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唐代古墓群出土的「松心真」墨長僅11.4公分（寬2.4公分、厚0.9公分），還不到它的一半長，相形之下大為見拙。因此它不像是市面銷售的商品墨。

而墨上的「龍鳳」、「皇極」等，讓人不禁聯想到皇家。看來它該是貞家墨肆為皇家所製。唐玄宗時，日本三度派「遣唐使」到長安，其中兩次為聖武天皇所派。猜測此墨是遣唐使帶回去的。無怪乎會被視同珍寶送進正倉院。（按：另云，係經由新羅傳入日本。）

墨上的紀年「開元四年丙辰秋」，有皇帝的年號「開元」、年分「四年」、該年的干支「丙辰」、以及季節「秋」。清清楚楚，一看就知製於何年，沒有疑義。但稍微不解的是，丙辰這干支紀年，其實就是開元四年，兩者同義。為何重複表述？

猜想因當時皇帝的年號常常更換，毫無規則，導致日後在使用年號來推溯事物發生年之時，相當不便。如唐高宗李治在位長達三十四年期間，竟然推出永徽、顯慶、龍朔…詠淳、弘道等共十四個年號。其中最長的持續五年多，幾個短的還不滿一年。這使得若要從詠淳元年（壬午）來回算永徽二年（辛亥）是多少年之前，必須知道其間各年號用了多久！對一般人而言，很難。然而若以干支紀年來算，知道它的推進規則，就可輕易算出兩者相距三十二年。

如此標示紀年的「年號＋年分＋干支＋季節」的寫法，當時是否常見？很難講！畢竟新疆出土的「松心真」墨上，沒有類似文字。但日後各朝製的墨，很多全部或局部仿此。甚至還有所變化、創新。使得原本單純的製作紀年，出現新的面貌。古人的心思、或者濫情，值得按讚！

宋墨

唐代之後的宋代，製墨蓬勃。從當時蘇東坡、何蘧等人的筆記、以及李孝美的《墨譜（法式）》、晁貫之的《墨經》中可見一斑。而江蘇寶應縣北宋墓出土的「東山貢墨」、網尋可見的北宋「千歲墨金墨」、安徽合肥北宋墓出土的「九華朱觀墨」、「歙州黃山張谷男處厚墨」，也都印證。只是這些出土的宋墨上都不見紀年。而眾多筆記與兩本墨書內所述及的墨，也乏相關資訊。難道宋墨不流行此道？

有錠墨提供反證。日本玄美庵所藏「玄雲」墨，圓餅形，直徑 7.6 公分，厚 1 公分，側寫「元豐四壬戌…」。（圖二，註二）是目前所知，唯一可見載有紀年的宋墨。元豐是宋神宗的年號。（按：蘇東坡在元豐四年暮春所寫《黃州寒食詩帖》，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）可惜該墨年久殘缺，無法認出側邊的其他文字

，不知是否刊出更多紀年相關的季節或月份、以及製墨者的資訊。此外它的來歷為何？如何保存下來？以及在何時因何故流落在外？也不見記載。難以據此推測，宋代時墨上紀年是否已然普遍。



圖二 玄雲墨。日本玄美庵藏，轉攝自宇野雪村《古墨》。

元代不滿百年，雖有朱萬初、潘雲谷、林松泉等製墨名家，但古書敘及他們時，都絲毫未提所製曾否刊出紀年。（註三）而 1957 年在山西大同馮道真墓出土、目前所知唯一的元代墨，其上除了精美的龍紋圖案外，也僅「中書省」三字，無製作年。墨上紀年的百花齊放，還得等到有史以來製墨業最輝煌的明、清時期。

明墨

晚明崇禎年的學者萬壽祺愛墨，所著《墨表》一書留下不少明墨紀錄。該書提到四錠明宣宗宣德年大內製的龍香御墨，其上分別紀年：「大明宣德年製」（一錠）、「宣德年製」（一錠）、「宣德元年製」（二錠）。而手邊恰有兩錠同名者與之呼應。（圖三）相較於前述唐代貞家墨、宋代玄雲墨，明代這些御墨的紀年簡化不少。日後明代隆慶年製的龍香御墨（按：現藏北京故宮），其上「大明隆慶年製」，也是此類。（註四）



圖三 龍香御墨。左：雙面四端敷金雲頭紋。正面額珠下，金首敷綠雙螭拱「龍香御墨」，背「宣德年製 工部臣胡進言督造」，長寬厚 27.5x9x3公分，重 908公克。

為何龍香御墨的紀年可以簡化，不寫製作年分、干支年？原因該在自從明朝開國以來，各朝都只用一個年號。這使得日後推算墨的年齡容易多了！即使只寫年號不寫年分，也能大致得知。畢竟墨是個消耗品，多數人都不會刻意講求。何況墨上少幾個字，還能減少墨模的雕刻成本。

龍香御墨既開先河，民間製墨當然跟上。明代製墨大師、與羅小華同時代的汪中山所製「經之墨」上，就只寫更簡化的「嘉靖」紀年。（圖四上）它的粗邊框上雕琢出四螭戲逐雲間的圖樣，墨面作為主題的四爪龍雙目圓睜，昂首闊步踏波，生動有勁。另錠尖首圭型、墨名「太玄」者，背面寫「萬曆年製」。（圖四下左）它古意盎然，正背面的長條型紋飾非常特別：從上往下看，左右相對而視，像是種蛇身獨角獸；而由下往上，則是背對朝外的不同獸首，有古商周青銅器的韻味。至於程君房大師署名的「有虞十二章」墨，其側邊所刊「天啟元年」，也同於龍香御墨之一的紀年。（圖四下右）它們都沒附干支年，難道明代的只用單一年號，竟然促使各家製墨都趨向簡化，放棄採用干支紀年？



圖四 經之墨 + 太玄 + 有虞十二章墨。上：粗框鏤雲紋四螭，面寫墨名，右「嘉靖」，背鏤四爪龍踏波，直徑 11.8公分，重 248公克。下左：圭型，正面額珠下長金框內寫墨名；背雙線框內「大雅堂」，框外兩側「萬曆」及「年製」，下鈐金印「？清」。長寬厚 12x3.2x1.0 公分，重 56 公克。下右：圭型，中線隆起，面鏤「有虞十二章」圖像，背墨名，側「天啟元年程君房監製」，長寬厚 16.3x5.1x1.4公分，重 192公克。

非也！歷史悠久、傳說出自黃帝時代、萌芽于西漢初、東漢章帝元和二年（85年）正式頒行的干支紀年已深入民間，製墨業不可能斷捨。所以在與羅小華、程君房齊名的方于魯為（徽州？）知府（雅稱明府）伯文氏所製的「**濡袖墨**」上，就清楚可見「**萬曆壬寅**（30，1602年）**一陽月製**」。（圖五左。按：一陽月係農曆十月。此墨樣刊於方瑞生《墨海》，註五。）而明季方景耀所製鐵餅型的「**墨狻猊**」與「**觸邪**」墨，其上分寫「**壬午**」、「**崇禎壬午**（15年）」來紀年。（圖五中、右）。同一年同個人製的墨，卻有不同的紀年，何以至此？不知。猜想是因鐵餅型「**墨狻猊**」墨的曲面，使得墨模雕刻較難，能少雕刻兩個字，何不？



圖五 濡袖墨 + 墨後猊 + 觸邪墨。左：正面開光內墨名，右小字「萬曆壬寅一陽月製」，左「明府伯文先生定製」，背鏤示意圖，側「太玄生方于魯造」，直徑 12.3公分，厚 1.8公分，重 289公克。中：鐵餅型，面額書「壬午」，左下墨名，右鏤獅頭；背額「世家藏」，下鈐印，旁鈐「方氏」，下「方景耀」，左下「伯祥鑄」，右下「嘉樂堂」。直徑 7.1公分，重 54公克。右：雙面高寬邊框，面中開光內書墨名；四周填藍長方細框，上飾交替斜紋。框外右「崇禎壬午年」，左「方景耀珍藏」，背鏤張牙舞爪怪獸 — 觸邪。長寬厚 9.9x9.8x2.2公分，重 248公克。

方于魯「濡袖墨」的紀年，除了年號「萬曆」與干支年「壬寅」外，還標示出月份「一陽月」。這是前述其他明墨、乃至唐宋墨上，所未曾見的。有無特別用意？很難講！畢竟程君房所製「堯年」墨的側邊，也可見與之呼應的「萬曆壬寅端陽月吉」。（圖六。按：端陽月為農曆五月。）程君房是方于魯製墨的啟蒙者，兩人之間的恩怨情仇，剪不斷理還亂。（註六）彼此所製墨上出現相似的紀年，不論是模仿還是暗中較勁？應該不足為奇！



圖六 堯年舜日墨。邊框起棱，正面楷書「堯年」，背敷金，鏤舜驅雙象耕作。兩側「萬曆壬寅端陽月吉」、「程君房製」，直徑 9.5 公分，厚 1.5 公分，重 134 公克。

清墨

清代製墨，承襲了明墨的燦爛輝煌，且因清軍入關後徽州未經大戰亂，以致各墨肆多能照常營運。此情況下，原有的紀年方式當然照常沿用。最多只將其內出現「明」字的地方，改為「清」字而已。一些範例如圖七所示：

- 康熙年製；（吳守默製「君子品蓮愜」墨）
- 康熙丁未（6年）；（曹素功製「青麟髓」墨）
- 雍正元年製；（御墨）
- 大清乾隆辛未（16）年製；（御墨）
- 丁巳（嘉慶2年）年製；（汪節菴製「問心堂藏煙」墨）
- 大清道光年製；（御墨）
- 同治八年己巳四月；（胡開文選煙「二百蘭亭齋監製」墨）
- 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嘉平之月。（曹素功製「慮僂銅尺」墨）

此處曹素功的「慮僂銅尺」墨還耍了些花槍，干支年的「辛未」，他不直接寫出，卻多加兩字寫成「歲在辛未」；其後現代人陌生的「嘉平之月」，乃農曆十二月。他仿方于魯「一陽月」、程君房「端陽月」之例，變個花樣來寫，顯得更有學問。該月在周代時已稱臘月，且沿用至今。不過秦始皇時不知何故，對臘字有意見，硬將該月改稱嘉平月，遂讓曹素功墨肆有機會賣弄學問。（註七）畢竟曹素功（名聖臣，素功乃其號）本人進過學，且有貢生資格，在當時製墨業中較少。



圖七 清代紀年墨。

類似曹素功般，動點心思改變紀年寫法的，還真不少，顯示清代製墨並沒有一味追隨前朝，墨守陳規。如之前在唐代貞家墨上出現過、但明墨上少見的季節名，在清墨上竟然垂手可得，且有變化。如：（圖八）

- 乾隆甲寅（59年）仲春；（汪節菴製「漱金家藏」墨）
- 道光癸巳（13年）夏日；（汪節菴製「精選拜疏著書之墨」）
- 乾隆己酉（54年）秋九月；（汪節菴製「漢蔡邕書」墨）
- 乾隆乙丑（10年）冬。（汪近聖製「品物咸亨」墨）

之所以可加變化，原因在古人將各季的三個月，分別冠以孟、仲、季。故汪節菴製「漱金家藏」墨上的仲春，指春季的第二個月，亦即農曆二月。

（圖八左）他另製的「精選拜疏著書之墨」上的「夏日」、「漢蔡邕書」墨上的「秋」，以及汪近聖「品物咸亨」墨上的「冬」，就與月份無關，只單純寫出季節。（圖八左二、右二、右一）



圖八 有季節字的 漱金家藏 + 葛民方伯吟詩作畫之墨 + 漢蔡邕書墨 + 品物咸亨墨。

尤有甚者，除了四季外，清墨之中還有吹毛求疵、似乎多此一舉的將日子納入紀年者。如：（圖九）

- 嘉慶丙子（21年）中秋；（敦柳橋選「紫雪軒」墨）
- 道光十有二年中秋後一日；（汪節菴製「秋高聽鹿鳴」墨）
- 光緒庚辰（6年）花朝；（胡子卿製「愛廬山館書畫墨」）
- 光緒十三年八月上浣；（曹端友製「師竹齋藏墨」）
- 宣統二年春王月燈節後二日。（自強齋製「翰墨流光」墨）



圖九 秋高聽鹿鳴 + 愛廬山館書畫墨 + 師竹齋藏墨 + 翰墨流光墨。

此處所見「紫雪軒」墨上所寫的「中秋」、「秋高聽鹿鳴」墨上所寫的「中秋後一日」、以及「翰墨流光」墨上的「燈節後二日」，閱者都清楚知曉該日。但

「愛廬山館書畫墨」上的「花朝」、「師竹齋藏墨」上的「上浣」，無疑又是現代人的困擾。經查方知：花朝，或作百花生日，是古代傳統節日。由於南北氣候有別，清代時北方一般以農曆二月十五日為花朝，而南方則在二月十二日。至於上浣，指的是每月的初一至初十。

不過嘉平月、花朝、上浣、這些紀年中的怪詞，比起另三錠墨上所寫，可說小巫見大巫。康熙年間，徽州歙縣知縣靳治荊所製墨上的「歲在屠維大荒落」、光緒年修養主人臨池墨的「歲在屠維單閼」，以及光緒年招隱山房書畫墨的「歲在光緒閏逢敦牂」，都讓人看了摸不著頭緒。這是什麼樣的紀年？（圖十）



圖十 靳治荊墨 + 修養主人臨池墨 + 招隱山房書畫墨。左錠：覆瓦形，面「煙煨一線生微芒日月積累咏紫霜…」，背「康熙歲在屠維大荒落 賺得仲將古法…」；兩側「康熙己巳年橘陽月」、「襄平靳熊封珍藏」。長寬厚18.6x8.5x1.9公分，重484公克。中錠：面墨名，背「光緒歲在屠維單閼陽月選煙」，側「徐氏珍藏」，長寬厚10.9x2.6x1公分，重60公克。右錠：墨名下「階平書」，背「歲在光緒閏逢敦牂三十六峰過客選製加杵松烟」，鈐「啟」、「文」，側「徽州老胡開文正記製」，頂「頂煙」，長寬厚 10.5x2.8x1.1公分，重 48公克。

原來這出自較干支紀年更早的太歲紀年。它是古人根據虛擬的理想天體太歲，在天空運行所設計的紀年法，由歲星（即木星）紀年衍生。成書於戰國至西漢間、我國最早的詞典與訓詁學著作的《爾雅·釋天》中，有它與天干、地支的對照：

天干	甲	乙	丙	丁	戊	己	庚	辛	壬	癸
太歲名	闕逢	旃蒙	柔兆	強圉	著雍	屠維	上章	重光	玄默	昭陽

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
太歲名 困敦 赤奮若 攝提格 單閼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涒灘 作噩 閹茂 大淵獻

藉此對照，方知靳治荊墨製於康熙己巳年（28，1689），修養主人墨製於光緒己卯年（5，1879），招隱山房墨則光緒甲午年（20，1894）。真是難懂的紀年法！各太歲名不知何來，更有許多少見、不會唸的字。

太歲紀年在西漢以後，基本上已然淘汰。然而在這些墨上仍被採用。其動機為何？靳治荊是滿州鑲黃旗人，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出任歙縣的知縣。由於徽州文風鼎盛，他這知縣若有所作為，想來不露點文化水準不行。賣弄太歲紀年，或許就是他的動機之一。修養主人，查無所得，難以猜測。而招隱山房，經查光緒年間曾任浙江溫州知府的戴啟文，著有《招隱山房詩集》。再參考墨上鈐印，應該就是墨主人！他在光緒十年（1884）的中法戰爭後，寫下〈基隆山〉詩：「**海上有重鎮，厥地為臺灣…險要爰有基隆山。強虜忽啟釁…偉哉真將軍…一戰而捷基隆平…**」來歌頌劉銘傳戰勝法軍。採用太歲紀年，該是懷古，胸懷漢唐盛況吧！

清墨紀年之奇，還有一錠名為「**墨寶**」者，墨背篆書「**蒼龍癸卯七十五紀日月會于營室 胡心蓮仿古造**」。（圖十一）其內癸卯，該是造墨之年。由於道光年進士、曾任江西饒州知府的徽州歙縣人胡正仁，號心蓮，故知癸卯年乃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。但是「蒼龍」、「七十五紀」該做何解？「日月會于營室」又是哪一天？



圖十一 胡正仁墨。面葫蘆形開光，內「墨寶」，背中凹開光，內「蒼龍癸卯七十五紀日月會于營室 胡心蓮仿古造」，兩側「汪節菴監造」、「超漆煙」，長寬厚 14.6x3.1x1.4公分，重 109公克。

營室為星名，即室宿，是古天文學的二十八宿之一。它的星群組合呈房屋狀。因處於玄武七宿的正中，也有象徵天子宮殿之說。元代文學家虞集（南宋名臣虞允文五世孫）詩句：「**熒熒營室，天之玄宮。**」現今對應的星座包括飛馬座、寶瓶座等。道光二十二年，此墨製作的前一年，清廷因鴉片戰爭慘敗簽下前所未有、屈辱的《南京條約》，答應割地、賠款、開放五口通商。朝廷想必因而籠罩在低氣壓之中。見到代表祥瑞的「日月會于營室」，該是胡正仁特別製作此「**墨寶**」之故吧！

小結

墨之紀年，原始用意該極為單純，留個紀錄而已。故其格式應求簡單明確，現今所知的唐宋古墨皆是。但明代起有所變化，往往趨向簡潔，只寫出朝代年號或干支年，並不在乎是否明確。這當然有墨乃是消耗品之故，不須精確。然而到了清代，風向又變。延續明代作風之餘，還多方賣弄。除了有墨不顧繁瑣，寫出月、日、及其雅稱之外，且有起死回生已成僵屍的太歲紀年者。究其因，應與晚明起墨已成文人賞玩對象，不完全是消耗品有關。再者清代漢人長久受滿清政策羈靡，流於固步自封愛玩文字遊戲。如此雖造就豐富多樣的墨之紀年，卻忽略了世界變局，終賠上國家、乃至墨的前途。

附註

註一 宋 何薳《春渚記聞・卷八》：「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，見數種古墨，皆生平未見，多出御府所賜。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，重二斤許，質堅如玉石，銘曰「永徽二年鎮庫墨」，而不著墨工名氏。」

註二 宇野雪村 《古墨》，木耳社，東京，日本，昭和四十三年（1968）三月。

註三 黃台陽 《元代：涇渭分明的松煙與油煙墨》，2019/03/24。

<https://inkstickman.wordpress.com/wp-admin/post.php?post=422&action=edit>

註四 張正芬等 《中國文房四寶全集・墨》，北京出版社，北京。2007.09

註五 明 方瑞生 《墨海・卷三 墨事摹・袖筆圖 濡袖墨》

註六 黃台陽 《聽古墨在說話・第三章 製墨雙霸天的恩怨情仇》，時報出版，台北，2016.07.22.

註七 漢 司馬遷 《史記・卷六・秦始皇本紀》：「三十一年十二月，更名臘曰『嘉平』。」

註八 先秦～漢 《爾雅・釋天》：「太歲在甲曰闕逢，在乙曰旃蒙，在丙曰柔兆，在丁曰強圉，在戊曰著雍，在己曰屠維，在庚曰上章，在辛曰重光，在壬曰玄默，在癸曰昭陽。——歲陽。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，在卯曰單閼，在辰曰執徐，在巳曰大荒落，在午曰敦牂，在未曰協洽，在申曰涒灘，在酉曰作噩，在戌曰闔茂，在亥曰大淵獻，在子曰困敦，在丑曰赤奮若。——歲陰。」

